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二十七回 貯金屋嬌婢會么弦 興寶藏財星臨福地

話說紫鴿往櫳翠庵去，遇見寶玉拉住他說話，怕寶玉有什麼私語說出來，被跟來的老媽子聽見不雅，便灑脫了手徑自走了。紫鴿到了櫳翠庵，先在菩薩面前磕了頭，然後見了妙玉，把黛玉送的禮物交點明白。妙玉道謝，問了些南邊的話。紫鴿又到從前住的屋子裡看了一會，自己帶了些揚州的土儀送給老佛婆們。想起上年在此何等孤凄，如今主婢皆有依歸。那夜夢見寶玉拜堂並自己與晴雯之事，果應其兆，全仗菩薩護佑，底下還要來完願心。老婆子見了紫鴿，覺得分外親熱慇懃。紫鴿坐了一會，帶了同去的老媽子徑回瀟湘館來。因王夫人在黛玉屋裡，紫鴿便找鶯兒去了。

一時寶玉回到瀟湘館，問麝月道：「上年林姑娘南邊送來的東西為什麼不給我瞧瞧？」麝月笑道：「當真我們竟忘了這件事，虧得多是送爺們的東西，我們一點子也用不著的，不然還疑心我們瞞昧起來。偏偏前兒又翻騰了一遍，過幾天再找出來給你罷。」寶玉聽說，也就罷了。

這裡黛玉因向來寧、榮兩府規矩，做姨娘的不但正經酒席上面沒他們的分，就平常擺酒聚飲也不能上場，反不如有的體面的大丫頭，碰著老太太高興時候，倒許同姑娘們在一堆兒吃喝玩笑。所以黛玉要替寶玉收晴雯、紫鴿兩個人，不叫開了面明當納妾，丫頭、婆子不許他們叫一聲姨娘，也像先前襲人一樣，月錢等項，情願在自己名下捐給他兩個人，等過兩三年再正名分。因王夫人在此，順便回明，就趁後兒好日子，把他兩個人收在屋裡，伺候寶玉方便些。王夫人因晴雯的話已經提過，紫鴿是黛玉的人，出自黛玉之意，想來他們和氣，所以說這些話就一口許了。

到了後日，鳳姐聽寶母吩咐，便令十二個清音女孩子在瀟湘館清唱設席。是日，迎春已被孫紹祖打發人來接了家去，喜鸞、四姐因家裡有事都回去了，只有寶琴、香菱、李紋、李綺、湘雲、岫煙、探春、惜春，來到瀟湘館，都已知晴雯、紫鴿的事，先與他們道喜。接著慶齡、遐齡等十二個女孩子都來了。

寶玉見他們個個體態輕盈口齒清脆，便歡喜，同他們問長問短，把慶齡的臉兒細瞧一會，宛然是芳官，因此尤愛慶齡。一時擺開場面，各人伸出筍芽兒

的纖指，動起鑼鼓魚板，打出《錦上添花》、《大富貴》、《蝴蝶探》這些牌兒名來，比聽戲倒覺清趣雅靜，少停坐起席來，並排兩桌，第一個湘雲豪爽高興，首倡揸拳猜枚，豎旗揚鼓的與合席對壘。黛玉還守新人體統，靜默陪坐。寶琴道：「史大姊姊，你再像先前說的古文、唐詩、骨牌名、曲牌名、時憲書一連串這個，這會子你一口氣能講出三個來，我滿滿的喝三杯酒。」湘雲問：「酒底呢？」寶琴道：「酒底說一花名，又要是鳥名或蟲名，亦可再說一句古詩映合。」湘雲道：「這也難不倒我，講了出來你是要喝的呢，賴酒的就是個哈叭狗兒。」

「便道：

「我張我三軍，電閃旌旗日月高。好一個將軍掛印，回去朝天子，宣上表章。」

酒底是「杜鵑花，聲聲啼血向花枝。」眾人聽了都道：「有意思」。寶琴催他說第二個，湘雲又道：

「揚眉吐氣，華堂今日綺筵開，擺列了錦屏風，與那好姐姐，宜結婚姻。」

酒底是「蝴蝶花，等閒飛上別枝花。」眾人都笑道：「好對景兒，越發有趣。」晴雯站在旁邊，雖聽去不懂文義，那「好姐姐」、「結婚姻」的話明是打趣他們，便道：「史大姑娘行令，再要取笑我們，先前的桂花油還沒有給，如今是要定了的。」湘雲道：「桂花油倒端整著，等你們上了頭好來送賀禮。」香菱對晴雯笑道：「那可你自己招出來的，連別人都拉在裡頭了。」黛玉帶笑瞅湘雲一眼道：「偏是他咬舌頭的會謔出這些來。」寶琴對湘雲道：「算你好的，不用再說了，我喝了兩杯罷。」探春道：「二哥哥你瞧，史大妹妹太猖獗，和他揸三拳。」

寶玉猶未開口，湘雲便捲起衣袖，輕抒玉腕，伸過手去與寶玉揸了三拳，連輸了。晴雯忙過去在湘雲面前滿滿斟了三杯酒，湘雲哼了一聲道：「承照顧。」便連喝了兩杯，見寶玉面前有半杯剩酒，一時趁晴雯不留心，便把寶玉的酒杯拿在手內，站起身來向晴雯道：「好姐姐，替我喝了這杯酒，再不敢和你取笑了。」晴雯只道是湘雲輸的拳酒，接過了酒未嚥下喉去，湘雲大笑道：「喝過交杯酒了。」晴雯會意，也忍不住要笑，一口酒都噴在紫鴿臉上身上了。寶玉

忙用手帕子與紫鴿擦衣服，湘雲看見又笑道：「這杯酒連紫鴿姑娘也交在裡頭了。」引得闔座哄然。晴雯、紫鴿都紅了臉，避進裡間屋子裡去了。

探春道：「別盡你的興這樣鬧了，咱們靜靜的喝兩杯，聽他們唱幾套曲子。」黛玉便叫：「慶齡，你們看這瘋子鬧得高興，連曲子也顧不上唱了。」慶齡們聽了，笑著連忙開場，先唱了一套《闖宴》、《爭花》，那唱大淨的年紀不過十三四歲，聲音宏亮，真有響遏行雲之妙。寶琴道：「難為他腔口、道白色色到家，我們如在隔壁聽了，誰說不在這裡唱戲呢？」李紋接口道：「請到他們的曲子，比戲班子裡還認真呢。」說著，聽他《爭花》完了，又接唱了生旦曲子兩套，屋子裡早點上燈了。寶琴道：「這樣長日子，咱們在這裡鬧了一天還不夠？別喝得大醉了，也惹的人來鬥席打架起來。」話未完，只聽得一片喧嚷之聲漸近瀟湘館門前，眾人都吃了一驚。寶玉便命老婆子們出去打聽什麼事情？不多時，林之孝家的來回道：「剛才那邊聽見嚷說園子裡走了火，像在瀟湘館左近，嚇得我們慌了手腳，連忙叫齊了人趕來，進了園門還瞧見沖天的火光，誰知走到這裡靜悄悄的，什麼兒也沒有，倒驚動奶奶、姑娘們了。我們再往別處去瞧瞧，好回報太太、璉二奶奶放了心。」說著轉身走了。探春道：「咱們都在這裡，沒聽見什麼，真是瞎見鬼混來造謠言。」惜春道：「那倒不是謠言呢。」黛玉聽惜春話裡藏機，便著急問道：「這可是什麼兆頭？莫非預防火災？」惜春笑道：「請放寬心，這是姊姊的福分所招，非凶兆也。」探春接口問道：「林姊姊福分所招，該怎麼樣？」惜春道：「過幾天便見，這會子連我也不明白。」探春知道惜春不肯洩漏，不便再問。眾人終席後各自散去。黛玉獨留惜春，背了寶玉悄悄向說道：「鶯兒要尋死覓活的事，四妹妹自然也知道的了。我叫他過來，總不肯安心住在這裡。怪可憐，這丫頭他說情願去伺候四姑娘，四妹妹可收留他去了，了他的心願也好。」惜春道：「這又同你的紫鴿住到櫳翠庵去，前後印板文章。其間不同之處，一個是發於自己心願，一個是為他人逼迫。若論鶯兒要跟我，又是不了的事。這會子也不用和我講什麼，叫他暫在這裡住著，等到下半年我收留他就是了。」黛玉聽惜春講的話，雖然不得明白，也不便根問下去。惜春走了，黛玉要到寶母、王夫人處請晚安，帶了晴雯、紫鴿見寶母請安畢，便叫晴雯、紫鴿磕頭。寶母忙問緣由，兩個人羞得說不出話來。鴛鴦已知此事，笑著回明。寶母點點頭道：「該是這樣辦法。」又到王夫人處也磕了頭，然後到瀟湘館。晴雯、紫鴿也要與黛玉行禮，黛下把他們拉住。

那時怡紅院的屋子早已收拾停當，晴雯、紫鴿分屋住開。

黛玉又把自己的小丫頭與他每人派了兩個去伺候，催他們都到怡紅院去。此時寶玉直從心裡歡喜出來，不知今夜該到那一個屋裡去住歇才好。紫鴿、晴雯又互相推讓。晴雯拉了寶玉要送到紫鴿屋裡去，紫鴿連忙把門關上。寶玉知道他是不開門定了的，只得到晴雯屋裡。晴雯再不便推卻，想起從前在此被攆帶病出去，冤苦無伸，今日公然得與寶玉成其好事，真是夢想不到，便同寶玉坐下。寶玉扯了晴雯的手道：「咱們天天見面，總不能暢暢快快說一會子話，把個人急得什麼樣似的，倒比不見面還不好過。你在外頭的光景，我聽見紫鴿說起，多一半我知道的了。我單要問你一句話，後來你的病好了，為什麼不帶個信進來給我知照？」晴雯道：「不要說我住在裡沒處寄信，就寄進信來便怎麼樣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你竟不想進來嗎？」晴雯道：「虧我不想進來，這會子還有我，倒得進來了。假如巴巴結結要想進來，你知道了，保不住又鬧出什麼故事來，太太一定要擺佈我，就死不了，還有我這個人人在嗎？」說著，揭起衫子，露出貼身的舊襖指給寶玉瞧，道：「你看這件襖子，我總天天穿又捨不得穿，脫下了又想穿他，兩三

年來，倒弄爛了。

「寶玉細瞧，襟子上斑斑點點的都是淚痕，便道：「你如今也可把他擦棄了，還留他做什麼呢？」晴雯道：「為什麼？這是我一輩子也不擦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如今你比人家有臉了，先前的委曲也可以消釋了。」晴雯道：「我只感激林姑娘。」寶玉道：「說起林姑娘的苦楚，比你還加幾倍。我娶的寶姑娘，都哄著我說是林姑娘，我雖然病著，模模糊糊也省得些。後來林姑娘病好了家去，又哄我說林姑娘已經不在了，我還到瀟湘館去哭了一會，燒了些紙錢，這不是活活的咒詛他嗎！可憐再沒一個人告訴我一句真話，連紫鵝也不叫見我一面，我被他們瞞得來倒像不在世界上活著的一般。到如今還似雲天霧地裡過日子，心裡終究不大明白。林姑娘雖然來了，不肯和我多說話，頭裡的事他並沒提起一個字。」晴雯道：「我是個丫頭，那裡敢比林姑娘？講到受人家算計，幾乎把命也送了。這樣說不出的苦，真同我差不多呢。你不知道，我告訴你罷。」於是晴雯就把前前後後的情節，並人家哄他說林姑娘不在了的意思，要他再不起別的念頭，好一心一意同寶姑娘過日子的話，說得來竟似晴雯在跟前親眼看見的一般。寶玉道：「你住在外頭為什麼倒知道這些呢？」晴雯道：「那都是人家告訴我的。裡頭那一件事情我不知道？」寶玉道：「人家告訴的你，自然紫鵝也知道的了，難道不告訴他姑娘，到底林姑娘知道我的心沒有？怕他還怪著我呢。」晴雯道：「這可是沒你的說了，林姑娘怪你還到你家來嗎？如今你們兩個人的心好比新磨出來的鏡子，對照得通通透透的了，有什麼不知道呢？」這裡正在說話，那紫鵝悄悄的開門出來，走到窗戶底下，早已聽了多時，又聽得晴雯說道：「咱們講的高興不覺的，你聽雞都叫了。我見大奶奶那裡餵了許多雞子，這遠遠的聲音，一定是稻香村裡的。」寶玉道：「你瞧瞧我的表，什麼時候了？」晴雯道：「我懶怠動彈，左不過交寅時候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正經今兒晚上別叫你再擔個虛名。」一語未了，只聽得一陣嘻笑之聲，兩個人的聲音漸漸低了下去，聽不清說些什麼話了。

紫鵝聽到這裡，也就轉身回去睡歇。次日起來，梳洗已畢，便到瀟湘館將上一夜所聽的話一句句都告訴了黛玉，黛玉聽了心頭暗想：這個人為什麼癡到這步地位？連晴雯的見識都不如，這會兒還有什麼要說的話，還有什麼要說的我不知道的話？細細追想起來，他這條心，一天十二個時辰，除開睡覺工夫，十分之中只有三分在別人身上。其實這三分還是容易使出來的，沒有什麼隱微委曲之處，歸根兒分出去這三分時候，也要並到這七分裡頭來的，難為他怎麼挨過了這幾年。頭裡只道我這個心是撩在連柏水裡泡透，再沒第二個心比我苦的了，誰知他到如今還是這樣，倘我死後回不過來，倘就去做了和尚，這一腔怨氣也歷劫不能消化的。黛玉呆呆想出了神，紫鵝見了暗吃一驚，將黛玉臉色神氣打量了一會想：姑娘病後，除了幾個月我不在跟前，從沒見他發過心事，瞧他這會兒，活脫是舊時形景，莫非我剛才說錯了什麼話？一句句想去，並沒有，也不犯著為他發悶，滿腹猜疑，倒把一個紫鵝糊塗住了。且出去叫小丫頭擲了茶來，假以送茶為由，留心察看。紫鵝

端了茶送到黛玉跟前，站了半晌，叫一聲「姑娘喝茶」。黛玉才見是紫鵝，心上一動，也覺得自己的神情已被紫鵝瞧破，微微笑道：「有他們在這裡呢。」紫鵝也是一笑走開。以後寶玉提起前情，黛玉便笑臉聽訴苦衷，故意尋話問答，寶玉才得把受人胡弄，並從前幾次三番要寬慰黛玉說不出的話，都傾肝剖膽逐一證明白了。

一日，黛玉向晴雯道：「我聽紫鵝說起，你還有些東西在你舅舅家裡，也該打發一個老婆子出去取了進來。」晴雯沉思半晌道：「想我病了攆出去，半死不活，撩在一個薄皮棺材裡頭，抬到野地裡，不是我舅舅、舅母救了我這條性命，養活了兩三年，在我姑表哥子家裡還住得的嗎？這一點子東西就留在那裡算謝了我舅舅家，也不想去拿回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不是這樣的，既然你舅舅家待你好，要補補他們的情，我打發人去叫你舅母把你東西帶了進來，也好說說話，瞧瞧你的光景，叫你舅母歡喜歡喜。我這裡有個道理，叫他們過得去就是了。」晴雯道：「姑娘的恩典，那麼著敢仔好。」於是黛玉就叫周瑞家的坐了車子出去，引著晴雯的舅母進來，在晴雯屋裡講了半天的話。臨走時給他五百兩銀。書刪繁冗。

卻說襲人在家先聞寶玉有了下落，又聽鳳姐親往來親回來，接著林姑娘已到，不多幾日寶玉完姻，林姑娘的主意收了晴雯、紫鵝，叫他兩個人同住怡紅院。一報一報似提塘報的傳到他家，別人得意之事，襲人聽了，件件觸心。不料林姑娘竟是一個大方寬厚的好人，從前看不透他的深沉，錯會了東風壓西風，西風壓東風的話，枉費心機，提防過甚，順看一帆風，以致顛倒倒，連遭不得得意之事，自己又沒主意，錯跨了這一步路，真是後悔無及。一日開看

梳頭匣子，撿出兩截斷玉簪，想起勸說寶玉的時候，拿准了要與他過一輩子的，誰知自己反落了一個沒下梢。

正在傷心，見他嫂子走來道：「這幾時裡頭府裡的喜事，接二連三的出來，姑娘何不借著叩喜的由頭進去走走？剛在家裡給我們臉子瞧也不中用，自己該拿個主意才是。」襲人聽了，越發沒好沒氣的發作起來，道：「嫂子叫我拿主意，我的主意早就拿定了。」花自芳家的道：「姑娘定了什麼主意，別放在自己肚子裡，說出來我們商量好辦。」襲人道：「求嫂子和哥哥說一聲，要他看同胞情分，好好的買一副棺材備著，這是我的主意。」花自芳家的見襲人氣得臉都黃了，只得陪笑道：「姑娘的氣也太旺了，叫姑娘往裡頭走走，我沒有使什麼壞心。認真你哥哥想靠著妹子拉扯他嗎？也不過為姑娘自己一輩子的事。太太的恩典不用說了，那年年頭上，姑娘回了家，寶二爺找到我們家裡來，留他吃飯，只是那兩個人的光景也瞧出來了。」

俗語說的好，人有見面之情，姑娘你自己去再想想。」襲人半言不語道：「要我自己進去，就死也不進府去的了。」花自芳家的聽出襲人的話頭，一心想進去，自己不肯捨臉，便道：「怨不得，姑娘的臉重，說不得我去跑一趟。」當下換了衣服出門，想起從前叫他姑娘出來，原是走周大娘這條門路的。解鈴還得係鈴人，不如再去找他，一路思想徑往周瑞家來。見了周媽便講起襲人之事，托他想法兒。周瑞家的沉凝了一會道：「上年太太原叫過一回，他自己不肯進去。如今裡頭沒人提起，我們怎樣說話呢？嫂子既然托了我，再沒有不放在心上，只好碰機會，在旁邊替他幫襯一兩句話也容易。」

嫂子你回去對你姑娘說，叫他不用性急，且等我的信罷。或是過幾天你自己進去走一趟，探探裡頭的光景怎麼樣也好。」花自芳家的坐了一會，就回家去了。

卻說寶玉這裡，一日驕月把上年黛玉送與寶玉的東西找了出來，寶玉看見便都捧在手內，走去與黛玉瞧，道：「林妹妹家去還送我這些，可見妹妹始終沒有惱我，心上終有我的。」黛玉微笑道：「你也是參悟過來的人，全不想我送你的東西與送別人不同，正是心上沒有你呢。」寶玉也不理會，只當黛玉故意怪他的話，便拿去仍給驕月收拾好了。走出院子裡，喝道：

「你也來做什麼？」黛玉與紫鵝、鶯兒在屋子裡聽見，不知寶玉吆喝的是誰？只見傻大姐掀簾進來，黛玉看見了，記起蜂腰橋撞見他哭訴被打的故事來，此時另換一番心境，反笑自己當日過分一點。惟紫鵝與鶯兒兩個見了他，各人想起前事，都因他而起，惱得傻大姐如眼中釘一般。紫鵝愣著眼瞅他道：「沒好樣兒，各處地方傻夠了，又傻到這裡來。我去告訴鴛鴦姊姊，仔細揭你的皮。」黛玉因是賈母屋裡的人，便叫住紫鵝，反叫去揀些果子給他。傻大姐嘻嘻的笑道：「我聽見人家說林姑娘屋子裡有女孩子唱戲，我來瞧熱鬧呢。」說著撩起衣服兜了果子出去，到瀟湘館外，一路玩耍，吃完了果子，又到牆根底下刨竹鞭兒，刨出一件東西，認不得是什麼。恰值王善保家的因邢夫人叫他往黛玉處道謝出來，看見傻大姐問道：「你手裡拿的東西是那裡來的？」傻大姐道：「我在地裡刨出來的。」王善保家的便站住了腳，估量是瀟湘館裡人偷出來的東西，埋在土裡的，便起了貪心，哄傻大姐道：「這不是一件好東西，你可記得頭裡你拾的被太太瞧見，滿園子的人都鬧的不安靜，你給我罷。」傻大姐嚇得呆了，忙遞給王善保家的道：「奶奶拿去，別告訴太太。」王善保家的道：「是了，你快回去，別在這裡玩了。」當下王善保家的、傻大姐各自走開。到第二日早上，邢夫人來到王夫人處，鳳姐也在那裡。邢夫人道：「咱們園子裡又鬧出一件希奇事來了。昨兒王善保家的從林姑娘那裡好好回去，睡到半夜翻天覆地的鬧起來，像有什麼附在他身上，道：「瀟湘館牆外一帶地裡藏著一千三百萬銀子，看守了多時，等他們起了去，好回去銷差，你敢瞞昧了一個元寶，缺了數叫誰補上，還不快拿出來。」一頭說，伸手到炕頭邊摸了一個元寶出來，就擦在地上，鬧到這會兒還昏迷不醒。你們道奇不奇？」說著便向跟來的老婆子手裡接過手帕子解開，給王夫人瞧看，見元寶面上蓋著「林黛玉收」四個字。

鳳姐看了笑道：「這也奇了，怪道前兒瞧見那裡有火光呢，原來林妹妹是個財星。既然有這件事，咱們商量去起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王善保家的見神見鬼的話，那裡就信得准。」鳳姐道：「這元寶是假不來的，太太不必多心，咱們拿了這個元寶告訴林妹妹，大家同去看看就明白了。」於是傳了賴升、林之孝家的，哄動一眾老婆子、丫頭們隨著都往瀟湘館來。邢夫人自回去了。

王夫人見了黛玉，說明此事，同往院外牆邊查看。有幾個獻勤高興的老婆子，已帶了鋤頭、鐵鍬，不由吩咐向地裡扒不上一尺來深，就是元寶，瀟湘館前後左右鋪得滿滿的。王夫人、鳳姐驚喜非常，黛玉見了雖覺得奇異，不過是身外之物，不足以炫目動心。王夫人心上盤算了一會道：「且不用上庫，開了綴景閣就近運放在裡頭。」傳齊做粗活的女人，帶了器具隨起隨運，吩咐賴升、林之孝家的輪替小心照看，又叫紫鵲、晴雯們大家留心。林之孝家的笑

道：「奴才們自然不敢離開，太太也不用操心，現有榜樣，那一個起了黑心，他們不怕做王善保家的，丟了臉還要受罪。

一兩黃金四兩福，有他們的分嗎？」黛玉請王夫人、鳳姐到他屋裡坐了一會，各自散去。

起的藏銀自往綴景閣堆放，接連運了兩天，已經堆滿。回了王夫人，王夫人道：「這宗銀子原是林姑娘的，去回明林姑娘，請了封條封鎖了綴景閣的門，再開嘉蔭堂運放。以後怎樣存貯運用，到瀟湘館回話，憑林姑娘主張。」黛玉聞知，等起運完後，暫時把嘉蔭堂與綴景閣一同封鎖，所有開掘藏銀，地面隨掘隨平，不消吩咐。黛玉定了主意，擇定日期，請了李宮裁、王熙鳳，並邀探春同到議事廳敘話。不知所議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